

廣經室文鈔

隰則有泮解



詩氓云淇則有岸隰則有泮毛傳泮陂也鄭箋言淇與隰皆有崖岸以自拱持恭冕按此詩淇隰對文淇爲水名則隰與原隰義別隰卽濕之同音段借說文云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從水皃聲桑欽云出平原高唐漢隸以濕爲燥煙字乃以濕字代之漢書地理志東武陽下曰禹治濕水東北至干乘入海過郡三

謂東郡平原于乘

行千二十里高唐下曰桑欽言濕

水所出蔣氏廷錫尙書地理今釋云濕水本出高唐至于乘入海自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

原注史記禹斷二渠以引其河注其一則

濕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濕水自合濕水則高唐以

南東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漯名矣據此則班志東武陽下

所云禹治乃謂禹施功之所非謂漯水所出矣

成君蓉鏡云班於東武陽

下僅云禹治不言漯水所出至說文及鄭注所引地志始云
漯水出東武陽語欠明晰不若班志之瞭然矣蓋鄭所引地
志或別一書江氏聲王氏鳴盛並云宋余靖敘後漢書云明
帝詔伏無忌黃景作地理志劉昭注補續漢志敘云推檢舊
記先有地理是東漢別有地理志
鄭據當代之書故不盡與班合東武陽在今曹州府朝城

縣西而禹廝二渠在今濬滑二縣境卽漢魏郡黎陽地漯水

由黎陽至東武陽成君蓉鏡謂班綴禹治漯水當在黎陽不

當在東武陽其說是也自東武陽東北行逕濮陽頓邱成陽

鄆成諸縣皆是衛地故衛詩詠之漢人變濕作漯而濕之義

廢而詩人段借之義亦廢今由地志說文而通之乃知詩與

淇對文者皆由濕字之段且與傳云泮陂箋云崖岸文正相

合春秋繁露隨本消息篇以晉靈之行使一大夫立於斐林

拱揖指撫諸侯莫敢不出此猶隰之有泮也董氏謂諸侯嚮

崖岸受拘制也此原注一作濕之有泮據凌曉樓先生校本此校未知

正詩箋拱持之誼疑繁露本作濕後人依詩左哀十年傳趙

爲誰當必有所本改隰而復記此作濕之本

執帥師伐齊於是乎取犁及轅杜注犁一名隰濟南有隰陰

縣二十三年傳夏六月晉荀瑤伐齊壬辰戰于犁邱齊師敗

績知伯親禽顏庚杜注犁邱濕也顏庚齊大夫顏涿聚二十

七年傳陳成子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杜注

隰役在二十三年則犁犁邱隰三名實一地隰卽濕字江氏

永春秋地理考實於十年傳云彙纂或曰齊大夫隰氏之采

邑也

按此說不然

今濟南府臨邑縣西有漯陰故城本齊犁邑水

經注漯水逕漯陰縣故城北縣故犁邑今巨漯亭是也此可

見左傳隰字亦濕之段借後漢書襄楷傳濟南安王康傳並

云隰陰李賢注引風俗通曰隰陰縣在隰水之南與杜氏哀

十三年注隰陰同而前志正作漯陰水經河水注正作濕陰

據戴趙本

更可見古人舉此水多段作隰與詩左傳之作隰同矣

杜注隰濕錯出陸氏釋文於哀十年云隰本或作濕二十三

年云濕本又作隰知當時隰濕通用故兩本并存又穀梁傳

獲蔡公子溼釋文溼本又作隰同音濕前書王子侯表濕城

侯卽河西郡之隰城縣史記本作隰成後書西羌傳晉人敗
北狄于汾濕卽桓三年左傳逐翼侯于汾隰之隰李賢以汾
濕爲二水
名非辨見王此皆濕隰通用之證
氏讀書雜誌



月通書解
卷之五

此林平公為明道先生
主事縣丞葉幾于公
劉文淵

劉昭序西漢之
劉琳細史
晴本
劉如
劉書
西美
劉書人

采苓詩解

論語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說首陽者言人人殊賈逵馬融鄭康成謂在河東蒲坂高誘謂在河南偃師許慎謂在遼西曹大家謂在隴西司馬貞謂在岐山西近世通儒金鶚求古錄謂在晉都平陽西卽采苓詩所詠之首陽也案金氏據詩爲說亦是特識故陳氏奐詩傳疏甚稱之然謂此首陽在晉都平陽西亦無顯據徒以晉人詠晉事當在國都左右耳然晉獻時滅耿滅霍滅魏其地非復武公之舊疆域之內民間所作詩多矣奚必於國都相近求之案詩序云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夫獻公所聽之讒卽驪姬與二五耦

也竊疑此詩是爲公子重耳而作其時太子申生旣死驪姬

譖公子重耳公子夷吾曰二公子皆知之於是重耳奔蒲夷

吾奔屈

晉語重耳處蒲城韋昭解曰蒲今蒲坂是也若杜預注左傳以蒲爲蒲子縣則未然矣

其時晉

疆踰河而西及華山與秦爲界故河外列城有五則蒲坂固

晉地濱臨大河故晉人伐蒲公子重耳自蒲度河奔狄左氏

傳言文公入國寺人披請見公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卽

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渭在河西知此狄國亦在河西

去蒲坂不遠故重耳得自蒲奔之也首陽旣在蒲坂爲重耳

所居則采芴詩所云人之僞言卽指驪姬云二公子皆知之

之言也舍旃舍旃者言公子已出亡可舍之不必追殺之也

重言舍之者非一之辭如此解則賈馬等以首陽爲卽雷首
確不可易予述論語疏初亦從金說後乃易之友人戴子高
深以予說爲然故其所注論語亦以首陽爲在蒲坂矣

采以午鑑... 其初主... 金... 亦... 金... 終... 以... 人... 其... 言... 舍... 春... 一... 之... 輸... 收... 出... 銀... 買... 馬... 終... 以... 首... 賜... 銀... 兩... 百...

以帛裏布非禮解

玉藻以帛裏布非禮也鄭注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立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孔疏若朝服用布則中衣不得用帛案論語鄉黨云素衣麕裘鄭注云素用繒繒卽絲衣也鄭以冕服中衣用素與絲衣相稱是謂中外皆用帛也皮弁服朝服立端服中外皆用布卽麻衣也然如鄭說則玉藻當云以帛裏布以布裏帛非禮也文義方明今但言以帛裏布不言以布裏帛則中外相稱之說殆未然矣又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鄭注以爲皮弁服君子狐青裘豹褰立綃衣以裼之鄭注以爲立衣卽是立端麕裘

青豸袞絞衣以裼之鄭引論語素衣麤裘解爲臣隨君視朔
用皮弁服也錦衣立綃衣絞衣皆是帛而鄭君言皮弁服朝
服立端凡麻衣皆用布爲中衣亦顯與錦衣諸文不合竊以
玉藻此文承上深衣言之深衣衣裳相連不用中衣而云以
帛裏者蓋謂深衣之褶者也玉藻云纁爲繭緇爲袍禪爲絰
帛爲褶鄭注有表裏而無著褶與袷同說文袷衣無絮今人所云夾衣
卽袷衣也夾衣有表有裏然深衣之表止得用布而裏可用
帛故玉藻言帛爲褶矣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庶人耄老而
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枲表
又云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絲封君

封君

卽邦君邦
封同義

夫人衣錦尙褻而已觀此可知古人男女之服中
衣用帛上衣祇得用布而絲裏臬表承上庶人言之明指深
衣與玉藻此文可互證也絲裏臬表已是中古之制若臬裏
絲表卽是以帛裏布玉藻譏非禮者卽中庸記所云惡其文
箸之義也

卷之三

經義曰是以得靈本正氣精爽昭著則中氣清矣
亦與正氣相文而立於世然靈氣未定則中氣不
外則用上文為其取而用之其氣未定則中氣不
正則中氣不立於世矣

大學命字說

大學云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鄭注謂命當作慢朱子章句從之愚以爲命當讀本字蓋古者舉賢皆鄉大夫主之而由舉以游升諸朝未必止是一人書大傳古者諸侯之于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其諸侯所取于鄉大夫之舉度亦有常額故有所先有所後又或慎審不能遽舉不得不出於後勢使然也荀子富國篇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此用人先後之次意舉人之法亦猶是矣以故潛德之士或年至垂暮始得一遇或遂沒世終無所就此雖堯舜在上猶不能免況在中主孟

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趙岐章句謂賢者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求之有道也修天爵者或得或否故曰得之有命也又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以得位行道爲命則不得位行道亦爲命孔子之曉景伯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命原於天故孟子云吾之不遇魯侯天也

道行道廢皆知有

命則無所怨天而尤人矣大學此文言命卽孔孟之旨若改命爲慢則字體迥不相似無因致誤或曰賢者誠安命矣彼見之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者獨無所責耳乎曰惡得無責夫旣操舉之之權則宜造命不得曰人各有命而已遂可相諉也

大戴禮千乘云以爲無命則民不偷卽此意

是故百姓之有饑寒也未始非